



Frida Kahlo 弗里达

一位女神的画像 河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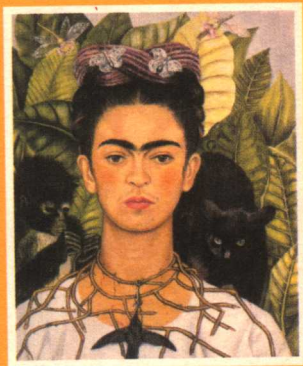
Frida Kahlo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Frida Kahlo

弗里达

一位女神的画像 © 河西\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里达：一位女神的画像 / 河西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0

ISBN 7-80225-119-2

I.弗... II.河... III.弗里达-传记 IV.K835.5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8653 号

弗里达：一位女神的画像

河西 著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插图] BOOK DESIGN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880 × 1230 1/32

字数：191千字

印张：8

版次：2006年10月第一版 200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9.8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内容介绍：

弗里达·卡洛是一位女神吗？在墨西哥和美国，弗里达受到人们狂热的顶礼膜拜。她究竟是怎样的画家？一个瘸子，一个被公共汽车栏杆捅了个洞的女人？一个躺在床上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手术，和身材魁梧的丈夫里维拉吵架，和男人女人都谈情说爱，却画出了惊世骇俗的作品的女人？

本书是一本弗里达的精神传记，更是解读弗里达绘画的密码——她绘画中的象征，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虽然被刻意打上了一些超现实的幻影。在这些看似光怪陆离的画面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血泪史？作者从镜子、项链、爱情、性别、动植物、政治、疾病、超现实、弗里达身后的荣耀九个角度，深入地剖析弗里达绘画的前因后果，弗里达在画中落泪、痛苦的缘由，以及那些猴子、缎带、植物背景、人物与服饰的隐秘含义。

作者介绍：

河西，1976年生，2002年起在《天涯》、《花城》、《美术观察》（香港）等刊物上发表作品90余万字，著译有《艺术的故事——威廉·莫里斯的顶尖设计》、《天使的掌印》、《幽默法典》等多部作品。



责任编辑 刘 刚
特约编辑 金小木 李志卿
装帧设计 傅薪BOOK DESIGN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自序

弗里达·卡洛是一位女神吗？在墨西哥和美国，弗里达受到狂热的人们的顶礼膜拜，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画家？一个瘸子，一个被公共汽车上的栏杆捅了个洞的女人？她躺在床上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手术，和身材魁梧的丈夫里维拉吵架，却画出了惊世骇俗的绘画作品。

从大学时代，我就开始零星地接触到弗里达的作品，我最初看到的是那幅最出名的自画像《折断的圆柱》，刊登在20世纪90年代末改版后的一期《艺术世界》上，尺幅不大，却深深地震撼了我。那些钉在她身体上的钉子，仿佛也钉在我的身上，我完全能感受到她的痛苦，也许是因为在生活中，我也经受着各种不如意之事的考验的缘故吧。从那时候开始，我搜集有关弗里达的各种评论，读得多了，也就有了一些自己对弗里达绘画作品的看法，当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弗里达的传记刚刚出版，但读着觉得不过瘾。然后有一天，忽然萌发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写一本弗里达的画论呢？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形诸于文字，也许会是一本不一样的书。

这不是一本传记，却多少沿袭着她的人生轨迹。弗里达的不幸遭遇造就了这位画家，倘若她从小就是个正常人，如果她没有遭遇车祸，那么，她的人生也许就是另外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在她的画中看到的，必然不是纯粹的抽象，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虽然她刻意打上了一些超现实的幻影。在这些看似光怪陆离的画面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血泪史？

2 Frida Kahlo 弗里达——一位女神的画像 ▶▶

从镜子、项链、爱情、性别、动植物、政治、疾病、超现实、弗里达身后的荣耀9个角度,我希望能够更深入地剖析弗里达绘画的前因后果,弗里达在画中落泪、痛苦的缘由,以及那些猴子、缎带、植物背景、人物与服饰的隐秘含义。

我知道有很多读者和我一样迷恋弗里达,所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种个人化的绘画批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定论式的结构,它永远向新的研究敞开,共同去解读弗里达的绘画密码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目 录

- 自 序 /1
- 一 镜中独白 /1
- 二 项链，还是枷锁 /33
- 三 绝望的恋人 /51
- 四 身为女人 /83
- 五 动物和植物的隐喻 /107
- 六 在政治的旋涡中 /135
- 七 疾病之难 /159
- 八 超现实之梦 /192
- 九 像一位女神：
弗里达之后的弗里达时代 /225
- 后记：灵魂中的弹奏 /241

一 镜中独白

在这里，他不得不采用的姿态甚至是极有象征意义的：他必须弯腰，向自己鞠躬，以便为看清自己的脸面这一自悔行为而谢罪。

——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

1

缺席的是一面镜子。弗里达（Frida Kahlo）端坐在另一个世界的面前，端庄而又冷漠，带着她那标志性的、傲慢的挑衅式表情，她无语凝视着眼前的自己。镜中，她显得如此孤独，这小小的镜框仿佛监狱的铁栅栏，将她牢牢地锁在其中。她看到的是一张日益憔悴的面孔，这让她忧心忡忡：性感的嘴唇上长着细小的唇髭，在眉毛之下，她黑曜岩般黑亮的眼睛向上睥睨，两条连在一起的眉毛仿佛飞鸟的翅膀。她是令人着迷的，甚至可以说是美丽动人，但却难掩病魔摧残后的悲哀与绝望。经过一种简便的嫁接术，当镜子的外框被偷换成画布的边缘，镜中的弗里达也就移植到了自画像的中央。从一张自画像到另一张自画像，她那锐利的眼神就像是一把金刚石钻头要穿透我们的身体——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担心起那面镜子的硬度来。这使我们惶恐不安：她似乎想从我们身上，抑或从镜中得到些什么。我们注意到，她的欲求有一种奇特的紧迫感。

意料之中的，我们在她的自画像中看不到镜子的存在。它被抹去了，



图1 镜中凝望。摄于1943年



图2 和宠物墨西哥犬在庭院中。摄于1945年

就像它从来也未曾在历史中充当过什么重要性的角色似的。镜子多少有些委屈，从一张弗里达端详自己镜中倩影的黑白照片（图1）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弗里达迷恋镜子，就像迷恋自己一样。此时的弗里达已经病入膏肓，多次手术的失败让她的健康状况江河日下，她坐在一张摆放着花瓶和首饰盒的桌子前面，神情疲惫，一面奇怪的镜子竖立在她身体的右侧。一个木支架支撑着它，它的高度也就是弗里达坐姿的头部所在的高度，如果镜子有自动做画功能的话，它也许就可以将这个画面记录下来。

弗里达一直在找寻一面可以和自己对话的镜子。摄于1945年的这张照片中（图2），镜中的弗里达就像是站在房子里的主人，像牧师一样准备倾听室外叩访者的倾诉。弗里达上身微倾，一只手扶着墙壁，靠近镜子，好像有什么秘密的知心话要对“她”讲。关于镜子，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写过这样的诗句：

卧室的四壁之间有一面镜子，
我不再孤独。因为有了另一个我。
黎明时分，镜中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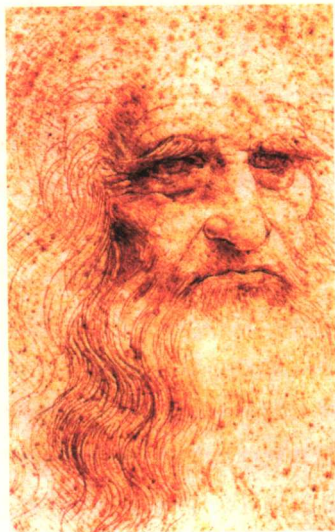
创造了一个无声的舞台。

——博尔赫斯《诗作》

对于一个孤独者来说，镜子成了她廉价的伙伴。按照博尔赫斯的说法，与镜子面对面的过程是一个人口增殖的过程，通过一种历史悠久的光学分身术，他们从肉身上分离开来，在两个世界中演出一场秘密的戏剧。“我画我自己，是因为我总是感到孤独，”弗里达·卡洛曾经这样说，“因为我是我最熟悉的人。”她有充足的时间来了解自己。1925年，即她18岁那年，在她离校返家的路上，一辆电车撞毁了她乘坐的公交车，为她之后的人生留下了一处身体的残疾。在这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间断的发作），她只得躺在病床上，除了镜子之外，她找不到更多可以倾吐内心秘密的对象。她的丈夫迭戈·里维拉是个大忙人，他得应付各种应酬，还不得不接各种资本家的邀约，因为他要养家糊口，至少，弗里达的住院治疗费用是一个无底洞，而他的艺术和政治理想又催促着他走向室外，他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陪伴在弗里达的身边照顾她，呵护她。这时，镜子就具有了一种象征性的价值，她需要把它无限地复制，复制到画布上，直到它成为排遣她无处不在的孤独感的有效武器，通过画画这一相对漫长的过程，她延长了镜子的使用时间，画画，就像她一直在照镜子一样。

于是，自画像在客观上取代了镜子的位置。自画像这种绘画形式似乎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代表着艰难时世中的面容之难。1513年，达·芬奇为自己画了一幅素描自画像（图3），

图3 达·芬奇的一幅素描自画像



这也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幅作品。此时的达·芬奇已垂垂老矣，长髯飘洒，白眉低垂，每一根线条似乎都是时光无情的刻刀在画面上留下的苍凉的指纹，早已不复创作《基涅弗拉·德·奔茜肖像》、《蒙娜丽莎》、《丽达与鹅》时期的温润与柔和。在此之前，达·芬奇应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的兄弟朱理安诺·美第奇的召唤，于9月来到罗马。但到了罗马，他才发现教皇最宠信的是当时的大红人拉斐尔。不知道是拉斐尔授意还是有好事者在旁边煽风点火，各种针对达·芬奇的流言蜚语如蝗虫一般铺天盖地向他袭来。有人说他是巫士，常常把孩子尸体的心脏拿去做药；有人说他一直在研制一种毒水，密谋谋害教皇。正是在这样的痛苦心境下，也许正是因为自画像可以痛快与决绝地直抒胸臆，达·芬奇创作了这幅多少有着一些悲凉意味的《自画像》。和达·芬奇相比，弗里达的心情可能要坏上一千倍。在疗伤的过程中，她开始画画，绘画对她来说是一种手淫似的自我慰藉，一种转移病痛折磨的精神疗法。从1926年她创作第一幅自画像开始，她学会了如何在镜中观察自己，学会了如何表现自己的跃动、炽热、无畏和脆弱。

这种双重对话持续了28年，在这段时间里，她创作出了若干20世纪最个人化、最为非凡的人像画。用自画像这种方式，她为那张备受摧残的面容写下了最真实的证词，不论是自悦自喜，还是凄切无神的目光，仿佛季节的更替嬗变，弗里达要为自己制作一本肖像的个人编年史，就像照相簿中的相片一样记录下她这辈子的喜怒哀乐。1926年，她创作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幅自画像(图4)，最直接的灵感来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特别是她在给阿尔杰德罗·戈麦斯·阿历亚斯(Alejandro Gómez Arias)的信中多次提到的那位佛罗伦萨的大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在1485年创作的《维纳斯的诞生》(图5)中，波提切利人为地拉长了维纳斯的脖子，使得她的身材显得更为修长。弗里达喜欢这种变形，她也许也渴望着像宫廷贵族一样优雅而又雍容华贵，于是在这幅画中，她穿上了红色的天鹅绒长裙，像个贵妇人似的摆出某



图4 《自画像》 作于192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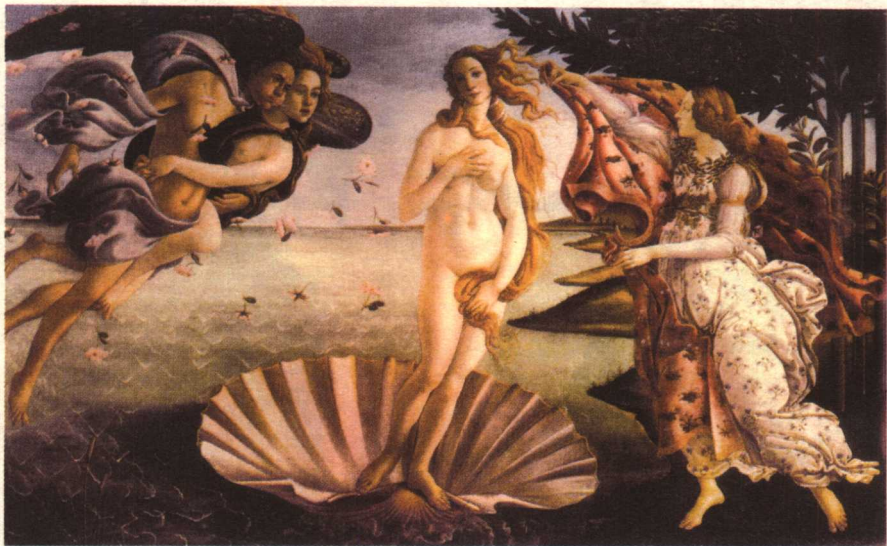


图5 《维纳斯的诞生》1485年

种做作的姿势。她很有自信，伸出一只波提切利在《伊兰诺拉·蒂·托莱多》中所画的那种令人伤心的美丽的双手，考虑到这是一件送给阿历亚斯的礼物，她是否在暗示：我邀请你，我恳求你，重新回到我的爱情怀抱？

在她的早期作品中，只有这幅《自画像》让人隐隐地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情感日后将牢牢地控制着弗里达的绘画。和她之后创作的多幅自画像相仿，其动因或许是因为失恋，弗里达寄希望于通过这些自画像来挽回一段逝去的感情。这种创作最初开始于1926年夏末她旧病复发的日子里，其时，她和阿尔杰德罗已经分手了。很显然，他们分手是因为男方嫌弃身体状况一团糟的弗里达。在给阿尔杰德罗的信中，弗里达承诺，为了配得上他，她会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而在自画像中，她会给他一个更为出色的弗里达。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这幅自画像修改了她的真实病情，在画中，她显得神采熠熠，淡淡的腮红让她的脸看上去没有一丝一毫的病痛，那件天鹅绒的长袍掩饰不住的微微凸起的乳尖像是一种情欲的诱惑，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在这件衣服的底下，她

什么也没有穿。

在这幅画中，英国拉斐尔前派和莫迪里阿尼 (Modigliani) 式的精致线条的痕迹也依稀可见，那些拉长的人物是弗里达熟悉和喜爱的。这种高度程式化的画风——例如水和云的画法——的其他来源可以追溯到新艺术运动的插图和东方艺术。除此之外，她一定还受到了墨西哥画家阿道夫·贝斯特·玛格德 (Adolfo Best Maugard) 的影响，他的教学方法以前哥伦布时期的图案花样为基础，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墨西哥被广泛应用。弗里达是个无师自通者，除了高中必不可少的艺术课程之外，弗里达没有受过其他的专业艺术训练。她爱读艺术书籍，总爱在教科书上涂鸦，画画以修饰她的信件。一方面，她当时考虑过为医学出版物制作科学插图来谋生，也曾训练自己在显微镜下的幻灯片上作画（这可能就是在她的几幅作品中出现的、被放大的细胞组织的原型）。就在发生意外事故之前，她在印刷工弗兰多·弗兰德兹 (Fernando Fernández) 的门下做过短时间的付费学徒，学习雕版技术。弗兰德兹认为她拥有“惊人的天赋”，教她如何依靠印刷品来作画。据说，弗兰德兹和弗里达之间还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这种装饰性图案让弗里达置身于一个虚幻的场景之中，这个时空不知道停留在时间刻度表上的哪一刻，空间经纬度中的哪一个交点，她只是站立着，目视着眼前的这片望不见尽头的云彩和流水，对未来的爱情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盼望着上帝能够给予她一些些奇迹。这种矫揉造作的装饰是其之后一系列画作中隐喻性装饰物的最初形态，弗里达喜欢装饰，装饰物总是在隐喻着她的心情的潮起潮落。《思考死亡》背景上的树叶仿佛一层幕墙，阻挡了她洞穿吉凶的视线；而在《两个弗里达》中，那风云变幻的天空就像是一场暴风雨来袭前的前奏，它们在空中聚集，酝酿着闪电，这有时候要比自画像中的人物更为真实。弗里达从来没有正面表现过她的那条千疮百孔的腿，从小儿麻痹症开始，一直到被截肢，在自画像中，她总是用一袭拖地长裙遮盖掉她腿部的残疾（《对一个暴露的伤口的回忆》是个例外），或者索

性用半身像来将这一“丑闻”忽略不计。从这一点上来说，很难说弗里达是坦诚的，她下意识地要把自己美丽的一面记录在自画像之中；她在自画像或镜中哭泣、忧郁、楚楚动人，就像是為了争取到其他人的同情心而设下的圈套。即使是在如《两个弗里达》这样表达激烈情绪的作品中，她也情愿用一种隐喻化的象征式手段来暗示自己的处境。她穿着非常漂亮的丝织长裙，梳着很漂亮的发辫，面容安详宁静，从来没有凡·高似的粗砺的、疯狂的笔触。她的人物和衣裙一样总呈现出一种丝绸般的质感，像是一种精心打扮过的恐怖，她的唯一目的也许就是要让观众心生颤栗。

就像在她童年的梦境中假想的朋友一样，第一幅《自画像》成了弗里达的替身，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弗里达内心世界的途径。在油画背面她的签名底下，弗里达用一句德语拨散了画面中浓郁的忧愁：“Heute ist Immer Noch”（今天仍将继续）。1928年，在她康复期间，她为她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画了一张肖像（图6），克里斯蒂娜穿着一件素朴的白色长裙，背景

图6 《克里斯蒂娜·卡洛画像》，作于1928年



是黎明时无云的天空。《自画像》中的阴郁之气被一扫而光，就像黑夜变成了白昼。不像镜子边框上纯美学意义上的装饰物，弗里达的背景往往是她真实心境的写照，它们退在一个相对偏僻的位置上，这种退守，有时就是一种进攻。

那种成为贵族，并且过上资产阶级生活的渴望在之后的一系列打击中分崩离